七日談（海外篇）

辣味走天下

吳　捷

露營，採購，隨手買一罐「路易斯安那辣醬沙丁魚」。我算半個重慶人，雖然完全沒遺傳到「能吃辣」的基因，看見各種辣還是忍不住好奇。我家離路易斯安那州不算太遠，特色菜吃過不少，卻未嘗過當地辣醬，正好一試。

回營地野餐，罐頭蓋剛揭開一條縫，醋酸味夾着隱隱辛辣和魚腥就爭先恐後鑽出縫隙，「啪」給我迎鼻一掌。這是辣醬麼？更像我家大掃除用的白醋，衝鼻，尖刻，毫不掩飾。看罐頭上的成分列表，還真是乙酸，白醋的酸味本體，就像酒精之於酒。夾塊魚，入口清酸，接着發酵的醇鮮湧上來，最後一波才是辣。起初頗為溫和，但漾開的後勁翻江倒海。魚彷彿浸滿液體的海綿，越吃越辣，卻因酸得清爽乾淨而越吃越上頭，吃一口歇一分鐘——方才說了，我毫無「能吃辣」基因。只是尚有餘勇可賈，又是喝水又是啃麵包，勉力完成了這罐一百克的魚，腦子轟轟作響，嘴裏燒灼未已。

領教了。

後來發現，這「路易斯安那辣醬」其實是老相識。美國許多餐館，桌上鹽瓶、胡椒瓶之外，還有一小瓶Tabasco辣醬，紅身、白標籤、綠字，一眼就能認出來。那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傳統老廠，墨西哥辣椒磨碎加鹽，發酵三年左右，再與蒸餾白醋（偶用果醋）混合、過濾。路易斯安那風味的辣醬都是這一路的，白醋加發酵辣椒為基底，加辣不搶味。只因我平常不吃辣，錯過多少與它們相識的機緣。

轉念想：不對呀，美國那一片，原是西班牙、法國的殖民地，而整個西歐的菜系，辣都只是選項而非核心。這辣是哪裏來的？

其實是我想簡單了。墨西哥灣、加勒比地區盛產魔鬼級辣椒（Habanero這類舔一下哭三天的），整體很能吃辣。路易斯安那南部尤其新奧爾良一帶，早年經由貿易，湧入不少非洲人、加勒比人（本身族裔都極複雜）、混血家庭，融合歐洲移民和當地土著的烹飪傳統，用幾個世紀變幻成全套光譜的辣味底色。著名的雜錦飯Jambalaya——同名歌曲是美國鄉村音樂經典，我父母輩「聽歌學英語」耳熟能詳——辛香微辣，層次分明。提起路易斯安那菜，它穩居前三甲。

不過中國快餐店賣的「新奧爾良烤雞翅」，在新奧爾良和美國快餐店可找不到。那是中國快餐店自創的本地化招牌菜，披着異域風情，借了「美國南方=辣、重口味」的形象，其實微辣偏甜帶蒜香，很合中國人的胃。中國披薩店近年推出的「得克薩斯風味烤肉披薩」異曲同工，在美國也毫無蹤影。它主打的「得克薩斯風味」倒是美國實際存在的另一種辣：得墨式（Tex-Mex）的乾辣、煙熏、重肉厚油。得州另一飲食支柱是煙熏烤肉（BBQ）。中國版披薩踩的正是這幾個形象：調至溫和、我這種人也能享受的辣，搭配煙味濃郁的大塊肉。

其實今日得州原屬墨西哥，後來美國總統波爾克（James Polk）連搶帶打，把得克薩斯正式歸入版圖。波爾克故居離我三小時路程，最近在讀他的傳記。此人執政風格像大廠CEO，確定目標然後砰砰砰逐一打卡，如今美國約三分之一的領土都在他任內奪得，完成「從大西洋到太平洋」的擴張夢。得州的飲食習慣承襲墨西哥，用料則因移民混搭而加加減減，兼以邊疆開拓時大塊吃肉、重油重芝士傳統，形成Tex-Mex和BBQ特色，經中國披薩店本地化詮釋，在一塊披薩上發揚光大。

半個重慶人如我，愛淺嘗各地辣菜。朝韓的辣溫和濃郁，有糯米、大豆、糖發酵的鮮、甜、黏。印度辣也不錯。晚秋在洛杉磯「小印度」區，挑戰一盤大量香料堆出的咖喱辣肉（Vindaloo），吃到後來彷彿整個人都發熱冒火，不時需要又稀又涼的印度酸奶配菜來拯救。泰國木瓜沙律那種燒灼令我唏噓流涕，但刺而清，銳而爽，青檸、魚露、羅勒能托住爆開的辣。

重慶老家的複合辣，組合變化，立體攻擊。麻婆豆腐和毛肚火鍋，起初是江邊碼頭苦力的食物。豬、牛的心肝肚舌和黃喉（心臟大動脈），別處沒人要，卻跟豆腐一樣是廉價蛋白質。麻辣重味，化平凡為神奇，讓做重體力活的底層人在山高路狹的土地掙出一份生活。

想來，許多美國南方辣味菜其實很像重慶火鍋，最初都是底層人面對貧窮和匱乏，不得已而絞出的生存智慧。談不上固定食譜，有什麼吃什麼，路易斯安那雜錦飯和秋葵濃湯（gumbo）就是把能找到的一切廉價食材和香料一鍋燉，餵飽一大群人。源於得州的塔可則是礦工、車夫發明的快餐：玉米餅、麥餅捲起內臟、豆泥、辣醬，便宜而高熱量，拿着邊走邊吃就解決一餐。它們變廢為寶，撿邊角料烹飪，頗似川菜夫妻肺片——最初據說名為「廢片」，把牛頭皮、牛內臟滷製切片拌紅油，做給販夫走卒吃。

很多年以後，這些食物經過文化認可、商業包裝，才打破階層壁壘，躍升為地方名菜，甚至遠渡重洋，扎根異鄉，長出混合當地習慣的新枝葉，食材也更精緻了——雜錦飯用到頂級海鮮，火鍋涮的是和牛肉。當年的無奈與不完美，逐漸化作人們心向往之的極致美味。

而辣，是它們共有的靈魂。辣椒本身也從原產地美洲走遍天下，給各地百姓的生活增添紅火的滋味，又激發無限想像和創新。即使在清冷的露營地，一罐路易斯安那辣醬沙丁魚，也隱隱透出早年辛酸中的熱烈奮發，帶着漫長路途的餘溫。



◀九月十二日，村民在甘肅省張掖市高台縣羅城鎮萬豐村晾曬辣椒（無人機照片）。　新華社

田戈兵：全新改編粵語劇場明年亮相香江 在當代語境重新叩問「阿Q精神」

一百多年前，魯迅發表中篇小說《阿Q正傳》，以辛亥革命前後的「未莊」為背景，諷刺時人的麻木自欺與社會封建壓迫；四十多年前，面對西方世界的劇變，東德著名劇作家克里斯托夫·海因將《阿Q正傳》改編成一齣當代荒誕劇，副題「狼犬之間」，指暮色降臨、狼（權利）與狗（馴化）變得難以分辨的時刻。明年香港藝術節期間，這部經典作品將被再創作，由現居柏林的內地前衛劇場導演田戈兵執導，他將在魯迅的原著與海因的改編之基礎上，聯同香港著名演員凌文龍、吳肇軒及多位新生代演員，立足香港的當代空間，呈現一部兼具黑色幽默與思想鋒芒的粵語劇場作品，在當代的全新語境下重新叩問「阿Q精神」。

大公報記者　徐小惠



◀內地前衛劇場導演田戈兵。　受訪者供圖



▲魯迅小說《阿Q正傳》諷刺了辛亥革命前後時人的麻木自欺。圖為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出版《阿Q正傳》封面。

「語言不是絕對的障礙」

作為一個跨文化戲劇導演，田戈兵卻幾乎不會除了普通話之外的第二門語言。1997年，他第一個劇場作品就是和一個德國人合作，「當時我們有一個特別爛的翻譯在中間，但是我和那個德國導演認識以後就聊劇場，我們好像互相都聽懂，這種聽懂是你跟中國人也不一定能說清楚的，所以我那時候發現，其實這個世界上語言不是絕對的障礙。」

今次《阿Q正傳》在港演出，考慮到香港觀眾，田戈兵決定以粵語呈現，「我們明年還有一版是在德國，那個版本全是德國演員，會以德語呈現。」田戈兵提到，因為語言本身的差異性很大，「德國的戲劇是那種宣言式的，咆哮式的，他們很喜歡在舞台上大喊大叫。而香港話它都有尾音的，一下就把那個東西消解掉了。就跟德語的表達方式很不一樣。兩個版本會有很多調整，會有很大的變化。」

從魯迅到海因，從未莊到柏林，如今來到香港，需要一位能對《阿Q正傳》進行第三層文化轉譯的創作者，田戈兵無疑是合適人選。田戈兵不僅是一位實驗戲劇導演，他有近20年的跨文化戲劇作品創作經驗，現居柏林也已7年，對於理解魯迅的原著和海因的改編有自己獨特的視角。

在田戈兵看來，「魯迅的阿Q是一個積極參與社會的人，他想參加革命，但他無法參與進去、不斷被否定，而他又會給自己找理由，把他和社會的關係重新縫補起來，直到最後變成革命的犧牲品，是糊裏糊塗的一種命運；而海因的改編中，阿Q已經變成了一個歐洲知識分子的人格狀態，原著中的一個小角色王鬍變成了阿Q人格的另一面。他們主動選擇跟整個這個社會保持一種距離，主動選擇一種反抗的姿態，他沒有革命，但是他有同樣的衝動，這種衝動最後變成了犯罪性的衝動，這個人最後變成了一個罪犯，這是一個非常西方化、也很存在主義的一種類型。」

田戈兵希望能夠賦予今次的改編更多現代性，而在這之前，他需要先把原型提煉出來，然後再在德國的版本之上重新改編。他認為，原著中阿Q展現的是中國人的一種生存策略，「如果你了解中國歷史，你會知道這種策略多麼重要。我們從那麼艱困的歷史中走過來，（沒有這種策略）可能真的沒法活下去。」田戈兵認為，這些文化深層的東西，西方人在轉譯的過程中可能不太能完全翻譯過去。又比如「兒子打老子」的情節，「我們昨天就在排練這場戲，兒子老子在中文裏是有權力關係的，（聽到）『老子』你馬上就有一種主導者的感覺，這是一個很中國文化的東西。」



▲粵語劇場《阿Q正傳》（據德國海因版改編）將於明年香港藝術節期間上演。　演出海報

田戈兵希望通過今次的創作重新思考，100年後的阿Q是誰？在海因的作品中，他看到了一種文化的普遍性，「因為當代的世界充斥倦怠的現象，這不是東德或者中國的問題，這是全世界的問題。」「我們看到了這一部分的價值。」

但與海因的阿Q又不同，田戈兵認為，海因的阿Q主動選擇了一種不與社會合作的寄生蟲式的生活，而當下新的一代年輕人的問題可能很多情況下是無法選擇的問題。面對香港觀眾，田戈兵將以粵語呈現一部帶有港式荒誕風格的戲劇，並加入一定的敘事在其中，「讓這個戲通俗一些，讓觀眾能夠更容易進入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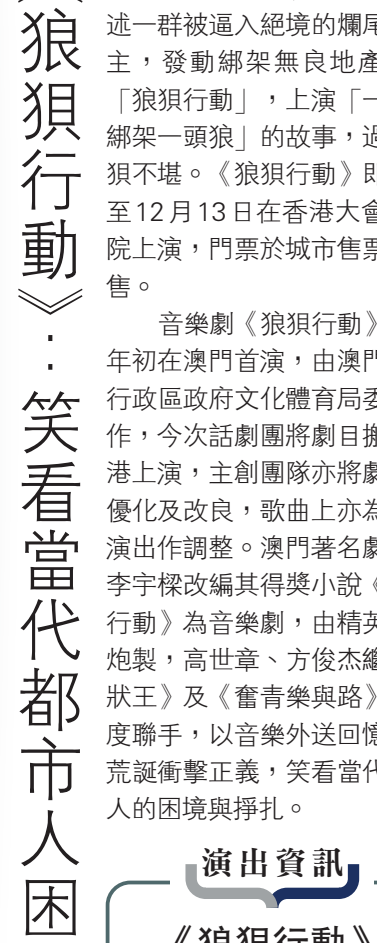
以「圖窮匕見」類比跨文化創作

在柏林7年的生活經歷，給了田戈兵在跨文化創作中許多新的思考和感受。「跨文化其實是一個雙方的距離，當距離消除了以後，就非常像一個成語叫『圖窮匕見』。圖慢慢打開的過程是跨文化，你有興趣、好奇、未知，等到打開以後，匕首掉下來了，大家短兵相接，就可以看清很多東西。」

在柏林的日常生活，讓他對西方文化進行了某種程度的祛魅。在他看來，西方國家存在效率低下、生活懶惰、過度意識形態化等問題，尤其在藝術界：「德國的劇場或者藝術是一個很政治化的領域，很容易被意識形態所控制，看似很有自由，但是你身處其中感受到更多的是限制。」

田戈兵續稱，「像是（德國的）文化審查，這樣的限制事實上是非常嚴重的。我們（中國的藝術家）會利用這種限制，利用限制、在規則之間尋找縫隙本身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但是我在德國我覺得他們都是非常相信規則的。」

田戈兵提到，這些特點實際上使得德國的戲劇是十分保守的，如《阿Q正傳》，「在東德的語境下，他借用魯迅的文本實際上是一種保守。他只能用一個非德國的故事來暗示或者影射一些東西，其實也提示了在那個時代他們思想的某種匱乏。精神勝利法我們很熟悉，但是海因把它非常簡化了，簡化成無政府主義，實際上是比較保守的表達。他們的文化表面上有時候很激進，但實際上都是很保守的。」田戈兵說，「長此以往，這套思想話語也變得很疲乏，很陳詞濫調，實際上會造成人精神上的退化。」



◀音樂劇《狼狽行動》即日起至12月13日在香港大會堂劇院上演。　主辦方供圖

音樂劇《狼狽行動》：笑看當代都市人困境

【大公報訊】音樂劇《狼狽行動》由高世章作曲、聯合作詞及編曲，姚程馭聯合作詞，李宇樑編劇，方俊杰執導，張月盈編舞，由鄭君熾、張焱、邢灝、丁彤欣、盧偉研、郭靜雯及馮志佑、劉兆康、陳熙鏞、李欣彤、劉守正、覃一凡擔綱演出。本劇講述一群被逼入絕境的爛尾樓苦主，發動綁架無良地產商的「狼狽行動」，上演「一群羊綁架一頭狼」的故事，過程狼狽不堪。《狼狽行動》即日起至12月13日在香港大會堂劇院上演，門票於城市售票網發售。

音樂劇《狼狽行動》於今年初在澳門首演，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體育局委約製作，今次話劇團將劇目搬到香港上演，主創團隊亦將劇本再優化及改良，歌曲上亦為今次演出作調整。澳門著名劇作家李宇樑改編其得獎小說《狼狽行動》為音樂劇，由精英團隊炮製，高世章、方俊杰繼《大狀王》及《奮青樂與路》後再度聯手，以音樂外送回憶，讓荒誕衝擊正義，笑看當代都市人的困境與掙扎。

演出資訊

《狼狽行動》

日期：即日起至12月13日

地點：香港大會堂劇院

需購票入場觀演



▲《狼狽行動》上演一場「一群羊綁架一頭狼」的故事。　主辦方供圖

責任編輯：李兆桐　美術編輯：蕭潔景